



课堂上,教师喜欢“离家出走”?

聚焦核心素养的课堂变革已来

□本报记者 黄莉萍

“28份教案中,没有目标的有3份;教案主体是教师的,有6份……”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教师的家。没有核心素养目标的教师上课,就是在‘闲逛’,在‘离家出走’。”

……

这是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漷上周在两个先后在宁波召开的研讨会上说的话。一个,是由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办的第五届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研讨会;另一个,是由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分会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的第八届全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

两者,都将焦点落在了高中核心素养课堂与评价的变革上。“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教研工作的重点。”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副主任田慧生说。

我们的课堂没目标?

“教案必须要有目标,且主体必须是学生。就像医生为病人如何治好病而写处方,教案不是写给教师自己看的,而应是教师为学生如何达成学习目标而写。”崔允漷认为,课堂的重点不是教师“有无教”,而是学生“有无学”。

这样的观点,得到了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的认同。“帮助学生明确一节课的学习目标是最难的一件事。”李希贵认为,不少教师的课堂目标别说学生不知道,教师教着教着“自己也不知道了”。“很多课堂上,学生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也不知道要学什么,就只能‘瞪着眼’观察教师,这很痛苦。”李希贵认为,要让学生一开始就知道具体的学习目标,把学习过程和方法还给学生,“让学生拥有学习力特别重要”。

“你会觉得冤枉,我的课堂目标有呀,比如小学语文:正确、流利,有感情朗读课文!”崔允漷反问在场的教师,“这样的目标哪课堂上不能套用?”

“我们的育人目标应该和国家理想直接挂钩。比如,为什么要学数学?每位学科教师应清楚自己的学科可以带给学生哪些素养的提升,做好课程目标的分解和叙写工作。因而,每堂课的教案更应该是教师设计学习路径、提炼学习经验的学生‘学习处方’,一定是可观察、可测量和可评价的。”崔允漷认为,关注自己怎么教的教师是新手,而关注学生怎么学的才是专家。

“改革开放这40年,我个人认为教育界最大的成就就是树立了‘学生是教育主体’的观念。”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华认为,课堂教学的根本是立德树人,绝不能停留于知识的传递。

“但遗憾的是,核心素养的课堂目前只停留在观念上,没有落实到大部分教师的课堂行动中。”郭华认为,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时代,只会教知识、教学程序化的教师必将被淘汰,引领学生走向核心素养的深度学习迫在眉睫。

课程素养路径在哪?

“‘顽固’于碎片化知识等浅层学习的教师叫灭绝师太,翻译下,就是灭绝人的教师。”面对2017年颁布的新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和即将使用的基于核心素养的普通高中新教材,在研讨中,专家、校长们提出了问题,更拿出了接地气的实施路径。

所有学科全部选课走班的北京十一学校已经没有了行政班,施行的是学科教师全员育人的模式。“要让全体教师都具备领导学生学习的能力,这里说的学习,不仅仅是学习课本知识。”在第八届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上,李希贵认为,对育人目标进行全新理解是教师改变的前提。在他眼中,“后进生”是目前为止教师还没发现潜能的优秀学生。“给不同学生提供不同领域的潜能课程,是我们的责任。”李希贵认为,要让学生以最少的时间体验最经典的社会生活,收获最丰富的社会经历,通过认识世界从而认识自己。

要做到这点,李希贵分享了该校探索的路径。如对《史记·游侠列传》的学习,教师首先会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具体的每节课的学习蓝图要素,比如目标之一是“能够结合材料,立足于历史与现实对侠义人物作出包括正面反面在内三个维度的评价”。其次是设计低门槛而富有挑战性的任务。任务会有“指出5个侠义人物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会有“写一段人物出场造型描述”,更会有“与

探索中的实际问题

“软绳要形成波,需要什么条件?”在杭州第二中学物理教师赵初蓓的《机械波的形成和传播》研究课上,记者看到,课堂上有学生分门别类地展示,也有教师利用特殊装置的展示。固定在支架上的

一串由红、白小球连接起来的“软绳”,在拍摄设备和同屏技术的帮助下,清晰地在大屏幕上呈现因震荡而引发的波动。

“很直观地,每一个质点(小球)都带动了相邻质点。”一位听课教师赞叹。“应该把学生的直观感受放在前一个环节,再做模型,这样能更好地实现从感性到理性的过渡,帮助思考的深入。”一位听课教师建议。

而记者发现,赵初蓓的这节课已经与她最初的教学设计案“大相径庭”。“从获得知识的课堂,到现在更强调过程、强调思维和发展的课堂,教师们需要不断地自我调整。”11月29日,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研讨会开出了来自全国各地高中14个学科的28节研究课。每位执教教师都在专家的指导下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课堂目标和行为。

“实现学科素养的课堂上,教师的教学观念、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思维方式都需要改变。”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系教授李春密说。

“应多一些学生自主操作,而不是教师演示。教师要考虑的问题是学生在自主操作中有哪些问题,‘我能怎么去帮助’,应帮助学生自主发展到高层次能力素养。”杭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曹宝龙认为,教师们当前需解决的问题中,“改革课堂目标体系和评价方式迫在眉睫”。

“如何做好评价改革?融入教和学的评价能及时实现信息的转换,促进深度学习。教学评一体的同时,教师更应引导,教会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郑东辉认为,教师应邀请学生一起制定评价规则,“知道怎么评和评什么”;引导学生运用评价规则判断自我水平,“知道我现在在哪里,我将往何处去”。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省高等学校第十二届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赛前总决赛在宁波教育学院举行。来自十三所高校的三十五名选手,在说课、儿童故事演讲、儿童歌曲演唱、儿童舞蹈表演和儿童故事绘画等环节,展现了精湛的才艺。(本报通讯员 高鹏 魏琳 摄)

一堂传承了50年的劳动实践课

□本报记者 张纯纯

1969年,为了响应国家学工学农的号召,宁波市鄞州区天童林场为宁波市第四中学开辟了盘山林场。50年来,每个秋天,在郁郁葱葱的盘山林区中,都有一堂劳动必修课等待着宁波四中的学子们。

山下的村民们看见浩浩荡荡的进山队伍,总是要问上一句:“你们是四中的吧,又来上山了?”

“对,四中人又来了。”

今年83岁的老教师王百玲是第一批走上盘山林场的四中人之一。“我们从学校出发,步行到江东新河头,乘汽船到小白岑下船。每人肩上背着铺盖等生活用品,步行五到六里路到盘山脚下。再爬400到500米的山路到达盘山林场。”当时

担任班主任的王百玲,在盘山上与学生们同吃同住半月有余,“那时候盘山上的生活是真的艰苦,一盏汽灯,吃的是青菜萝卜,每天还要在山间劳作,学生们都只有十三四岁,可没有一个叫苦叫累”。

50年后,在盘山劳动实践课50周年纪念活动上,当年这群十三四岁的学生再一次来到了盘山林场。即使年事已高,大部分人依旧选择徒步登山。

湿滑泥泞的山路并不好走,有人体力不支在一旁休息,队伍中也无人催促,大家默契地停下来等待着。“我46年没有上过盘山了,当年背着行李,路比现在难走得多了,也都是这样相互扶持、相互鼓励走上去的。”其中一位老校友说。

与老校友们一起登上盘山林场

的,还有宁波四中的高二学生们。

“每年秋天,高二年级的全体学生都要分批来到盘山林场种树、背树,盘山劳动实践是四中文行走研学课程的重要一环。至今,已经有1.5万名学生参加过盘山劳动,荒山造林420亩,搬运清理林木枝柴3.3万公斤。”宁波四中校长钱洲军坚信盘山劳动实践的意义就在于“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个活动我们传承了50年,未来也不会中断,教育的真谛就是这样一种静待花开的坚守”。

如今,盘山劳动实践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天时间,但对高二学生而言,却是整整期待了一年的“传说”。

“我们高一进入四中的时候就听学长们说起盘山劳动了,可以上山来种树、扛木头、吃年糕汤,全班

都很期待。”高二(7)班学生徐健独自扛着一根2米左右长的木头走了2公里的路,把木头完好地运送到了目的地,“大家都坚持下来了,班级里有些女生力气比较小,就两三个人扛一根木头,有些男生到得比较早,还会返回去帮助其他同学”。

副校长陈伟萍把盘山劳动实践看作是四中人的“朝圣”,“吃苦耐劳已经成为四中人的信仰”。上世纪90年代,陈伟萍作为班主任带领着学生在盘山上过了一夜。大通铺房间里的围炉夜话,陈伟萍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她认为盘山劳动实践把劳动与德育完美地结合起来,这种“情境式德育”对学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只要是四中人,就一定要上盘山”。

□郑友民

如果我问学生:是坐在下面听老师讲效果好,还是自己上台讲给别人听更让自己印象深刻?是师长们灌输效果好,还是同学们彼此分享更受欢迎?

凭我20多年摸爬滚打的班主任经历来揣测,我相信学生的答案应该是后者。

把成就感还给学生

班会上,把成就感还给学生。自我担任班主任伊始,班会课一般都是“本人包打天下,学生叫苦连天”的一节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主要是在接受我的训斥和说教:寝室卫生、自修纪律、作业态度、测验成绩……每一项都可以成为我喋喋不休教育学生的理由,我甚至为自己的所谓“口才”而沾沾自喜。

2009年开始,我学会了为学生搭建平台,自己退居幕后。由此带来的,是学生对每周班会课的期待。这是和小组轮流合作管理班级相配套的举措。每周的班级管理小组,在组长的协调下,周末精心准备下周的队日活动。这个队日活动,既有规定动作,也有自选动作,全程由该组包干,前提是每位组员都要上台亮相。

基本流程则是,首先是组长的班情总结,对上一周班级各方面表现进行总结汇报,发现亮点同时指出不足,提出整改意见。其次是组内某位成员为大家带来的“好歌赏唱”,要么为大家献上自己所喜欢的歌曲,要么为全班推荐旋律优美的歌曲,要么组织同学一起学唱一首中外好歌。而那些美好的旋律、动听的音符,总会给人以求真向善、催人奋进的力量。第三位出场的组员,上台推荐一本好书或一篇美文。在分享书籍或美文的时候,他还要为大家介绍文章的作者、写作的背景以及他本人的读后感。第四位组员主持的是“一周感动人物”活动。这个环节,无论是撰写还是宣读颁奖词,参与的学牛面都十分广泛。活动中不断涌现优秀的颁奖词作品,不乏幽默风趣的片段,带给同学们极大的精神享受。而接下去,是“一周班级掠影”:学生用自带的相机拍下一周以来班级暖心的细节和故事,并呈现出来。

以上都是规定动作,除外,各个组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为大家提供特色活动:有些会为大家推荐一些大学或自己所关注的专业;有些则带来才艺表演;有些会把《我是演说家》《中国好声音》等电视节目搬到教室来……一学期下来,每位学生有两到三次站在讲台分享的机会。而我发现,从无微不至到“无为而治”,做个站在旁边鼓掌的班主任,既解放了自己,又锻炼了学生,何乐而不为?

把责任感还给学生

犯错了,把责任感还给学生。让犯错学生写说明书是班主任的一大杀手锏,从小学到高中莫不如此。殊不知这种方式对那些经常犯错的学生已是家常便饭。有些教师甚至把学生的说明书按序号编排,好像给学生建立了一个“错误”档案,以便日后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加以惩罚。但写说明书到底有多少教育意义,其实值得我们反思。

我班曾有一个男生寝室自从10月份运动会后几乎天天“卧谈会”到深夜,次日白天昏昏欲睡,随之而来的是期中考试成绩一落千丈。得知此事,我火冒三丈,深感脸上无光。当时,我很想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但冷静下来后,我布置给这个寝室每位学生一个任务,让他们以第三者的身份给自己写封信,和自己进行真诚的对话和交流。原以为要受重罚的他们,没想到我的棒子高高举起之后却轻轻落了下来,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事后,我发现这种方式非常管用,达到了让学生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的目的。就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的:“最好的教育是教学生自己做自己的先生。”毕竟,惩罚的目的不是让学生蒙羞,而是培养他们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

把点赞权还给学生

做对了,把点赞权还给学生。“人性深处最大的欲望,莫过于受到外界的认可与赞美。”如今的我,更倾向于用正面引导的方式开展班级建设。像开学初的“点赞他人,温暖你我”活动,每位学生每天都要点赞身边的同学,要求真人真事、真情真话。而我每天要做的,只是找个时间把这些温暖的鼓励分享给全班,让正能量在班内传播。

到了这个学期,我们的每天点赞改为一周点赞,一直继续着。而我每天欣赏的,则是每一位学生的“每天点赞自己”。我们倡导,不仅要以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他人,更要用悦纳的态度去发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 and 进步。每天批阅学生们对自己的肯定,用这样的方式陪伴、激励他们挑战自己,勇于突破。

学生成长,教师无法代替,但教师可以尽可能为他们搭建自我展示、自我教育的平台,从而实现学生的自我成长,成为教育的主人。(作者先后在衢州第二中学、衢州高级中学任班主任20余年)

